

原上有骏马

■何 鸿

屋。想必,那就是巴塘牧民们居住的村庄吧?

牧村和营地之间,是肥美辽阔的巴塘滩。随着气温转暖,迷人而短暂的夏季到来,雪山融化下来的雪水哗哗地流进草滩,和频繁的雨水汇成了无数条隐秘的小溪四散而走。巴塘草原经过雨雪水日积月累的冲击,形成了数不清纵横交错的溪涧沟壑。这些沟壑仿佛雪山之神伸出一支巨型手掌,有力地指向远方的巴塘河。

二

我们到来的这个时节,草原上的各种植物渐次醒来。先冒出来的绿色小草装扮着荒芜的大地。裸露的沙土上,一簇簇、一团团地盛开着白色的蒲公英。我从小生长在山城重庆,很少见到马,更别说骑马。初上马背,难抑兴奋与紧张,信马由缰地由它去了。

不觉间,大黑马走到了一道狭长的沟壑前。我害怕它在前蹄踩下沟坎时把我颠进沟里,于是往前俯贴着马背,两手紧张地抓牢缰绳。黑马依然骄傲地踏着方步,奇怪的是并没有继续朝正面前进,而是沿着沟边草地端庄地踱行。黑马转变前进方向的那一刻,我真的对它产生了一种温暖与信赖感。我情不自禁地俯身去贴近它的后背脖颈,轻轻抚摸那两侧梳理得整齐光亮的鬃发,说了一声:好马!

这时候,我注意到那位满身尘土的战士仍然在马侧面两米开外徒步跟着,于是回头对他感激地说:“谢谢你!”他应该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骑兵。

“它,有没有名字?”我虽然不善言辞,此刻还是觉得应该和一名真正的骑兵说点什么。“它是53号。”战士回答:“每一匹军马都有编号,我们都叫它们的号码。”

“53号?”听到黑马并没有名字,只是以一个数字相称,我不免有些怅然。“它多大了?”我不甘心地问。“23岁,算是老马了。高原上的马一般寿命在26到28岁,如果活到30岁,就相当于人类活到百岁了。”骑兵耐心解释道。

一匹老马,难怪这么温顺。我恍然明白他们刚才为什么牵马走来,而不是骑马过来。“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想必唐朝诗人戎昱在塞上面对的情形,也同样是人怜马。

去年秋天,在重庆我看了一出中文版的英国舞台剧《战马》。那四名叫乔伊的老马从战场归来时已是奄奄一息,主人为寻找乔伊参赛负伤,双眼失明;硝烟未尽,咫尺天涯,主人在绝望的思念中吹响了伴随他们成长的哨音,乔伊奇迹般挣扎着重新站起来,循声走向主人……剧中主题曲一直萦绕在我心底,保持着一种新鲜而锐利的力量。

53号马在一块青草旺盛的地方,步子停了下来。我下意识地拉紧缰绳想要它往前走。年轻的骑兵上前来说:“我来牵它走吧。嗯,要不就在这让它吃会儿草吧。”我意识到他是心疼马,又或许是我们这些来访的作家、记者耽误马吃草了。而且,年轻骑兵在草地上一直跟着马走了这么久,我也于心不忍。

“这草原上的草,叫什么草?”我们停下来,骑兵脸上也舒展开来。“小青草,我们叫它小青草。”骑兵说。

我看过一部反映青藏高原生物种群的纪录片,介绍高原上的植物为适应极寒的恶劣环境,生命节律会加快,甚至有的植物一夜间冒出来,天一亮就繁花似锦了。夏日的高原植被,不仅有朴素的小青草和蒲公英,更是一个争奇斗妍的斑斓世界:白色的点地梅、黄色的虎耳草、粉红色的棘豆,还有蓝色的多刺绿绒蒿,它们从发芽、开花到结果只有2个月,甚至在20天内走完一生。而骑兵说的小青草,应该就是这里最普遍的青藏苔草,它的粗蛋白质含量较高,是巴塘草原上牛、羊、马最喜爱的夏季抓膘草。

“这些小洞是?”我看到草地上有一些小土洞,不禁好奇地问。“土拨鼠的洞。”战士平静地说:“我们骑马最怕的就是这个。奔跑中马蹄要是陷入田鼠洞,人受伤会很重。”骑兵严肃地说。这时候,53号马衔着几株青草,伸长脖颈抬头望了一下雪山上的天空,又迈出前蹄,向马群走去。

“放马不枯燥吗?”“不!其实很有趣的,马也有感情的。”“马有感情?”对陌生新鲜的事情,我习惯打破砂锅问到底。

年轻骑兵一说起自己的马,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我遇到过这样一匹马,平时训练的时候,过障碍它总是过不去。可我一点都没嫌弃它,也没有因为我们训练不过关就责骂它一句,还是一直对它好,精心护理它。在最后考核的时候,不知怎么地,那一天它突然就过去去了,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他讲得意犹未尽:“我来不久,就发现了战马会哭,也会笑。以前53号马就很爱笑,可是最近却不怎么笑了。”“马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朝你咧开嘴的样子,完全看得出来,它很开心。”骑兵说着,不由地自己也咧开了嘴。“我们连还有一匹马,平时训练百米赛跑时每次都拿第一名,突然有次比赛落到了第二。它回到平日陪它训练的战士身边后,眼泪就从眼睛里流了下来……”

我惊奇地望着这名年轻的骑兵。他头顶是辽阔的天空,岩石般的云层在大风的推动下翻涌变幻。他的身后是上百匹威武的战马,正在生机勃勃的草原上无比惬意地啃着青草。骑兵黝黑裂裂的脸上,有了几道绽放的笑纹。

三

对话越来越多,骑兵像说一个秘密似的告诉我:“草原上还有小狐狸!春天的夜里,红尾巴的小狐狸会偷偷钻进营地来吃小羊。”我的确看到骑兵放牧的军马群中,还混着几头牦牛和一些羊。

他说,这个季节,全连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放马。因为军马经历了冬春的负荷训练,也必须在夏天新草出来的时候休整养膘。营地里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号吹响,出操、吃早饭;早饭后,放马的战士就赶着一百多匹军马出来吃草,一直到晚上8点才回到营房。

“那,你们怎么吃饭?”“呵呵,在草原上,马可比人重要!我们吃不不吃没什么,马一定得吃饱。”他又严肃起来,认真地说:“马吃不饱很快就會瘦。马瘦了就容易生病,抵抗不了草原上漫长的冬天。”

是啊,战马是骑兵的灵魂,是战士们最忠诚的战友,骑兵们总会把战马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这里冬天很冷吗?”被他的情绪感染,我有些担心地问。“这里的冬天又冷又长,六月里还下大雪。身体瘦弱的马如果受冻,一晚上,就可能死掉。”说到这里,骑兵战士声音里带着一种忧伤和深情。

“你放马的时候,会不会听音乐?”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名骑兵的感伤,就故意转移一下话题。

“有时候会,天气好的时候……”停顿了一会儿,战士重新答着,又露出了质朴与率真的笑脸。“不过,草原上天气变化很快。一会儿就乌云滚滚,很快下起瓢泼大雨。不过下不了多久,又云开雾散,雨过天晴,彩虹横挂天边。”他笑着说,低头抖了抖迷彩雨衣上还残余的水滴。

“现在我们骑兵连的条件好多了,营房都是水泥砖房,吃喝用保障得挺到位的。”他接着说。我也听说过,以前高原骑兵的条件特别艰苦,放马时战士们住的是单薄的帐篷,或者在距草场马圈不远的地方挖个地窖,做个地窝棚就住进去。可以想象,要完成放牧任务,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二十几了?”我随口一问。“明年就20岁了。”骑兵说。我下意识地仔细打量看了一下他。高原上的战士常常风餐露宿,加之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确实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李深浩。”

云层里翻滚着高原上独有的敬畏与忧伤,空旷与寂静揉捻在一起,静静陪伴着骑兵与马群。不知什么时候,我眼里不可抑制地滚动着热泪。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父亲回到家中做木工活儿,常常吹起的口哨《骑兵进行曲》。

我相信,每一名寂寞的骑兵都在等待一种新的召唤,他们时刻准备着。

只有寒风呼啸 雪依旧

落满冰雪的山 请你等候
我用誓言告诉你 我不回头
无名湖哨所的夜晚 那么轻那么轻
连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嘿 热爱
在战友心中永远都会存在
嘿 热爱 幻化成湖
无名湖 泛起碧波
归来 无名湖哨所的夜晚
那么静那么静 只有寒风呼啸
雪依旧 无名湖哨所的夜晚
那么轻那么轻
连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的世界从来没有改变
我们的眼前总有太多挂牵
我们的信仰总在冷月边关
我们的执着不曾孤独走远

无名湖的云 你慢些走
铁打的营盘永远不朽
天亮了,雪住了,无名湖的模样在我的脑海里越发清晰。因为一代代哨所官兵的坚守和付出,“无名湖”有了名。这个名字被我们传说、吟唱,也烙印在每个戍边军人的心底……



无名湖的云 你慢些走
我用微笑抱住你的温柔
无名湖哨所的夜晚
那么静 那么静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王树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对文艺创作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深有体会。我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持续解读和建构的历程。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要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曲折,必须具备“强大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牢扎根于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的沃土中,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从精神层面使中华民族保持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能够使全民族万众一心、砥砺前行共同的理想和意志。

近年来,我全情投入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三卷本)的写作。我之所以用全景式宏大叙事的方式书写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初心正是要为读者描摹这样一种精神图谱: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饱受外来强权势力的侵袭,但是从来没有向任何入侵者低下头颅。大风起兮,壮士出征,英雄的鲜血浸染了田畴旷野,不死的英烈固守着江河山川。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华民族的胜利,张扬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只要这种精神和力量代代相传,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抗日战争》(三卷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使我体会到:民族发展所依靠的精神正能量,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习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爱国主义精神从何而来?只能从本民族的奋斗史和英雄史中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来。这一实践,不但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历程,也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化的深度和厚度。

我从事文学创作近40年,作品虽然多数是对历史的书写,但创作的动因无不源于对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探寻,源于对信仰和意志的塑造。我力图让读者在我的著述中,与他们的前辈相识相知,重温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的英雄主义气概。我在《长征》的前言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我希望今天的读者通过我的书写,读懂中国革命战争的壮阔历程,从中懂得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懂得生命为什么历经艰险与苦难依然保有不变的信念和理想,懂得当一个人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荣光。结合我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写作,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联系起来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我创作的《解放战争》这本书,与其说在写战争,不如说在写政治,这个政治就是: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无论当年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战争,还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这一真理始终被践行并证明着。我的革命战争史写作,写的就是党和人民苦战共担、生死与共的历史,阐明的就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文学艺术不但是审美意识形态,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肩负着滋养人类心灵、托举社会道德、夯实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而努力写作。



护航归来(中国画)

侯媛媛 韩正法作

长征

第4694期

无名湖哨所的夜

■刘 巍

进吧,雪域将士,慷慨激昂,歌声嘹亮。有点高反头痛的我情绪也上来了,跟着哼唱起来。我和战士们一起吃着泛着红油的火锅,这顿饭吃得尤其香。“司机吴航班长的话把我从紧张的情绪中拉了出来。

哨所四周都是山峦,青色的巨石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距离感。还有牛头山的两只犄角怒气冲冲地矗立在那里。可是作为标志物的无名湖,我前后左右张望都没有看到。“其实根本没有无名湖这个湖,无名湖只是我们历届哨所官兵心中对水源的向往,幻化成了湖的名字……”

6月份刚刚上任的连指导员洛桑次珠说出其中原委。看出了我的疑惑,指导员带我到连队宿舍后面的一个背阴的蓄水池。他告诉我,如果真的有无名湖,那就是这个池子了。这里储着雪水,里面还养着活鱼和甲鱼,等到大雪封山的时候,他们还得依靠这些补充体力。因为海拔高,输水管线压力不够,无法输送饮用水,所以平常战士喝的水也都是经过过滤的雪水。连队官兵不能经常洗衣服,生活用水的用量也得看天时地利。

太阳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去,浓重的雾霭一点点从谷底爬上来,淹没了眼前的营房和哨位,正应了云端哨所的称谓。但是,我们的值班战士却是擦亮了眼睛,站在各自的点位上,紧握手中枪,一点都没有懈怠。准备开晚饭了。官兵们唱起了《前

冬天车上不来用索道也可以输送给养和物资。三层楼的新营房不只是高大气派,还安装了供氧系统,每天晚上有一两个小时供氧时间。团里还准备给他们建一个恒温密闭的中型蓄水池……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面对眼前一排灌满热水的暖水瓶,我却踌躇了。对于无名湖的官兵来说,这些水意味着生机和希望。虽然战士好心好意打来热水让我能洗洗脸、洗洗脚,洗去一身的疲惫,但是想到这些珍贵的淡水是高原战友们一点一滴节省下来的,我实在是觉得用之有点。持续头疼的我,没有洗漱便倒头睡去。

拂晓时分,起风了,山谷间下起了小雪。被轻微反折磨了一谷间的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寝室窗前。面对着月光下的国境线,看着闪烁着孤灯的前沿哨卡,我心潮起伏,打开夜灯,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首名叫《无名湖哨所的夜晚》的歌词:

走在错那的云端
不知道哪里是终点
那么多高反的梦魇
在牛头山的山巅
因你烟消云散

无名湖的云 你慢些走
我用微笑抱住你的温柔
无名湖哨所的夜晚
那么静 那么静